

印度毛主义领袖讲述自己的监狱经历

毛主义领袖阿吉特讲述了自己的监狱经历，列举了莫迪政权的猖獗的侵犯人权行为

毛主义领袖穆拉利·卡纳姆皮利（Murali Kannampilly）周日在喀拉拉邦高知（Kochi）举行的招待会是支持和反对他的激进左翼运动的维权活动人士的汇合点。

这项活动由司法部为穆拉利集体组织，是穆拉利在 7 月 23 日，即他被捕四年后，走出浦那耶尔瓦达中央监狱（Yerwada Central Jail in Pune）后的第一次公开活动。他的被捕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包括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i）、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帕莎·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在内的思想家也加入了为释放他而战的运动。



穆拉利在喀拉拉邦高等法院附近的万契（Vanchi）广场举行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印度正在发生未宣布的紧急状态，他想知道为什么人们没有抗议，尽管该国在 1975 年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说：“在废除宪法第 370 条之后，对查谟克什米尔的继续封锁就是未宣布的紧急状态的一个例子。”

穆拉利说，社会上有这样一种感觉，人权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人权。“在监狱（在耶尔瓦达），”他回忆道，“就连我的狱友也批评我阻止警察殴打罪犯。”

穆拉利达兰（Muralidharan）在服刑期间也是人权侵犯的受害者。在 2016 年和 2018 年，当局拒绝为他提供胸痛治疗，迫使全球的几名著名知识分子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乔姆斯基是其中之一，他要求要么对被监禁的革命者进行公正、透明和迅速的审判，要么就将其释放。

穆拉利的一生

穆拉利达兰是前外交官坎纳姆皮利·卡伦纳卡拉·梅农（Kannampilly Karunakara Menon）的儿子，其父在 1958 年至 1961 年期间担任印度驻华大使馆参赞。他在卡利卡特（Kozhikode）的地区工程学院（现为国家理工学院）学习土木工程时，开始与激进左翼团体来往。1976 年 2 月，他因被指控为袭击卡亚那（Kayanna）警察局的纳萨尔派而成为被告，但与所有其他被告一起被无罪释放。然而，他的同事 P·拉詹被警方逮捕并折磨致死。



穆拉利达兰成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重组委员会的书记，该委员会成立于 1979 年。2014 年 5 月，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纳萨尔巴里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合并后，他成为了印共（毛）的书记。他在 2015 年被捕之前一直在地下工作。在此期间，他编辑了《获得整个世界》（A World To Win），这是一本由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协调全球毛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出版的杂志。他还撰写了一本被认为是关于土地改革和喀拉拉邦种姓和农业关系的开创性的书，题为《土地，种姓和奴役》（Land, Caste and Servitude）。穆拉利达兰，也被称为穆拉利·坎纳姆皮利（Murali Kannampilly）或化名阿吉特同志，于 2015 年 5 月 8 日被捕，

当时他正在距离浦那约 30 公里的德莱冈达巴德（Talegaon Dhabada）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根据《非法活动预防法》（Unlawful Activities Prevention Act），他被指控与被禁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有关联，并根据与伪造、携带和使用“安全文件”有关的刑法规定受到指控。

“以宗教作为掩护”

周日，穆拉利说，执政党利用宗教作为掩护，兜售虚假的民族主义意识。“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些支持印度教的人是民族主义者，而其他人则是反民族主义的。然而，事实上，在印度，任何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他说。

穆拉利没有掩饰他对毛主义武装革命的信念。他说，他不相信以和平方式进行社会革命是可能的。“然而，尽管民主运动存在分歧，但当前的社会环境要求民主运动团结一致。尽管有不同之处，但多个运动可以结合在一起。这需要时间。”他说。

他赞扬了聚集在集会上的人们的勇气，说他们现在都可以因新修订的《非法活动预防法》而很容易地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主持这次会议的退休法官 P·K·沙姆苏汉说，尽管反对穆拉利的政治意识形态，但他还是为穆拉利的释放而努力，因为这是一个人权问题。他称赞穆拉利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他说他认为穆拉利不会从事任何恐怖活动。“印度需要另一场革命来实现甘地的自由理念，但流血不应该是其手段。”他说。

前国会议员塞巴斯蒂安·保罗（Sebastian Paul）表示，这次会议不仅是为穆拉利举行的，也是为全国各地未经审判而在监狱中煎熬的许多人举行的。

来源：毛主义道路

2019 年 9 月 10 日